

春秋集註

十一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註

定公

弟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正即位也定何以無正月者即位後

也即位何以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

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

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

氏傳其非正始柰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

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

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墮

公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

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

微辭也。今按昭公自去去年十二月薨于

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

所以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魏舒合諸

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於韓簡子庚寅裁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耶吾役也薛宰曰

常從宋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



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
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衡於
人宋衡於鬼宋臯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
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穀梁傳此
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戊○穀梁傳此
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
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
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不告于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
王事討有臯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夏六
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
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
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
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
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
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
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
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
也喪及壞墮公之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
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
即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
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
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

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辰之即位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於是日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愚按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

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

公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鷺

忍之後必或取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鷺

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

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

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呂氏曰葬必曰我君

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

詳味書法然後有以九月大雩穀梁傳雩

大警動於其臣下者九月大雩月雩之正

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

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

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謂其時窮人力盡

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

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

月隕霜殺菽

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蘇氏曰僖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

立煬宮

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

親之者也是以重之必立煬宮○愚按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神之理妄禱而

書必立有曾謂煬公不如此宮聖人特冬十

三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

觀災

杜氏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

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

秋楚人伐吳

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

觀在雉門矣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云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冬失國也杜氏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也穀梁傳言新有故也

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

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

明年因會而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並作

三月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

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羊作枝，拔地闕。杜氏傳：盟于邾，修邾好也。

註：邾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

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召陵見僖四年。○傳

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

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

白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
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
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
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
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
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
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管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
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
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
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
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楚境

五刑八

七

未

故書侵○程氏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
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
暴其臯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臯
之○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
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兵乘
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
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
所以眷眷於臯馳之盟者也○襄陵許氏
曰臯馳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
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
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
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
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橫政於上國
也○今按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
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
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

自此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

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

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

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

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

臯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翻之

及哉○陸氏微旨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

臯沈子不死于位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

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臯馳縣東南有城臯亭○傳及臯馳將長

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乃長衛侯

於盟○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

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故乃杞

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杞

伯成卒于會成公羊**六月葬陳惠公○許**

遷于容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秋七月**

公至自會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劉卷卒**

杜氏註即劉盩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

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救

書葬杞悼公○楚人圍蔡**襄陵許氏**

之書葬杞悼公○楚人圍蔡**襄陵許氏**

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

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微是以微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陵許氏曰

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圍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舉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葬劉文公趙氏曰劉文公天子之異也與行交往之禮今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會其葬記非禮也

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

瓦出奔鄭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

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

歐

九

英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皇曰安求其難而逃之將何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帥繼之必克弗許夫槩

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尾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臯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

理

一

一

英

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亦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始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臯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庚辰吳入郢**郢公羊穀梁並作之**情見矣**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郢

鄭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員與申
包胥友其二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
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
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
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
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
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
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汭吳人獲遠射於柏

記

十一

十一

並

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
以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於雍
滋秦師又敗吳師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
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
子乃歸○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
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何謂
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
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
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
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
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傳聖人誰毀誰
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
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
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
火之中而鳩集之可殺其父兄係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
功不足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
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
賞罰之權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

夏歸粟于蔡

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

辭也義邇也○胡氏曰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

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

末於越入吳

傳吳在楚也○劉氏傳於越者其自稱者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季平

者中國稱之者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

也子何怨焉既葬相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梁懷仲

乙亥陽虎囚季相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

干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歎及秦遄皆奔齊○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

或曰定之大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臯惡見者貶絕以見臯惡也有不待貶

絕而臯惡見者貶絕以見臯惡也○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鞏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以意如為大

夫矣孰有大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
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
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容
賤絕而臯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如之不待
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
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
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
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
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
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
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
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
之大夫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三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
虎之敗也○襄陵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
故與鮮虞睽谷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
縱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
益不勝君子
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今按許自隱十一

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於與鄭為
鄰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又畏鄭而遷也
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
困於吳鄭遂滅之然自哀元以後許復
見者楚又存之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
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過百年韓遂滅鄭

亦由也亦有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傳周儋翩

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焉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戌周

且城胥靡冬天王處于姑猶避亂也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

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

輦而如公曰太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

陽虎之臯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

魯師危矣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桓季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有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

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

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父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

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檀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

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傳宋樂祁言於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景公曰諾侯唯

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

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

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
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
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
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
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祁○謹按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
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
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
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
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
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
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冬城中城○
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杜氏註何忌不
言何闕文郟貳

五十七
於齊故
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

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

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

齊人執衛行

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

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按
元城今屬大名府○傳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
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襄陵許
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
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

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臯人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

也亦信乎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栢子公斂

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栢子公斂

之墮伏而待之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

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少殺

女虎懼乃還不敗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

叛之故伐我 ○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

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

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

統是知時之或可而 九月大雩 ○冬十月

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傳公侵齊門于陽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州士皆坐列曰顏

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

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

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謹按魯陽

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 親行政不立公之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郭

而再侵齊以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

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

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

後九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杜氏註東郡燕縣東北

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傳晉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按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禁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

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秋七月戊辰

陳侯柳卒 ○ 晉士鞅帥師侵鄭

士公羊 徐趙 遂

侵衛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

攬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衛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

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詁語之且曰寡人辱社

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

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

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
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
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
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
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相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
侵衛○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
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

云者假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冬衛

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杜氏註叛晉從祀先公

四十四

十七

十八

莫

杜氏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
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
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劉氏傳從者
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
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
非正也其非正柰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
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
焉非能正者也雖通盜竊寶玉大弓杜氏註盜

其義君子不與也謂陽虎也
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
之繁弱○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
志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

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
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
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相子虞人以
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及蒲圃相子乍謂林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
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
死死無益於主相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相
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
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
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三十一

卷一

十一

英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
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徯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
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
欲殺相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
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
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
國寶者何璋判合弓繡質龜青純○蘇氏
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
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
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是時陽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紀
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
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

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蕞卒

蕞公羊。○得寶玉大弓。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

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虢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

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

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

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

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

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六月

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氏

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云在

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襍媚杏於衛○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

平氏曰及齊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傳公

三十一

卷十

三十一

公

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可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我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柰何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反役晉人討

對

卷一

二十二

公

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有之穀梁田上

氏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謹杜

氏以為齊地濟北蛇丘縣有謹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

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

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臯於魯君為之

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
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
以謝過○程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歸之故書
來歸○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歸之故書
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
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
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
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立之而卒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
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圍人殺之
■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秋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羊作費
誤也○傳二

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

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

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叔孫替首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

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衆

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

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齊人乃致郕○胡氏傳侯犯以郕叛不書

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

圍郕則強亦可強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
侯出而後大夫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
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
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
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
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
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

下不以事上二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

類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宋樂大心出

奔曹逆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

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

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宋公子地出

奔陳四公雙向雉雉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雉而奪之雉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

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

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齊侯衛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鞏。安

鄆州平叔孫州仇如齊傳武叔聘于齊。陰縣杜氏註謝致邱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

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臯宋公

以嬖黜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

臯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

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

四五

禾一

二十四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

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入者內弗

也叛直叛也。劉氏意林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

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夏四

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宋公母弟辰暨仲

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胡氏傳四卿

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

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冬及鄭平叔還如

鄭汜盟傳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註平

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

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身葬薛襄公。叔

孫州仇帥師墮郈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

。謹按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

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

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

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
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
卒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
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感於偽不知之
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
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
不果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傳衛公孟彊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墮費

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
傳曷為帥師墮郟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

對 卷一 七六

帥師墮郟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百雉而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孫微矣費也郟也成也三家之
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數有
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
帥師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
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胡氏曰三都之墮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
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
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
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
使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下相
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

盟于黃

齊公羊作晉誤也。黃齊地。杜氏註盟結叛晉。

十有一

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

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

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

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

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

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

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之

眾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胡氏傳按是年圍成弗

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

女別於途及齊人魏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

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

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穀

梁無衛侯字。杜氏註垂葭一名耶氏高平鉅野縣有耶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

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晉將濟河內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夏築蛇淵囿。襄陵許氏曰垂葭以爲之援。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大蒐。

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

鞅入于晉陽以叛。○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傳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

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

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

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

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冬晉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傳寅下

○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

○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

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
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
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己不鈞矣請
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
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
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
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
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
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
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

延

泄盟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
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
大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
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
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
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
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
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
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
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公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臯均也
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

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薛弒其君比，胡氏傳：稱國以其能國乎。也。之。臯。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

宋 衛公羊穀梁作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

貪臯，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臯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

同之。戌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

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胡氏傳：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二月辛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已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牂。○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臯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夏衛北宮結來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奔傳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吳子光卒檇公羊作醉。檇李吳地杜氏

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

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

不動使鼻人三行屬劍於劉遂自劉師屬

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履還卒于陘

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

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

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

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

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

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三月越及吳平。胡氏傳書敗者詠戰也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

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

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

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

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

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

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

也春秋削而不書以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為常事也其旨微矣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率公羊作堅。杜氏註魏公至自會。傳晉

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朝歌公會齊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

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

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

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

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秋齊侯宋公會于

秉故致公以危之也。○襄陵許

洸氏洸見信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

義云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天子之士也

矣。○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也

脈者何俎實也。腥曰脈。熟曰繇。○劉氏傳

腦脈以親兄弟之國受脈禮也。歸服非禮

也。衛世子蒯聩出奔宋。○子召宋朝會于洸

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豨。○野野人歌之曰

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

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見大子大子

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

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劉

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聩欲殺夫夫人奔宋左氏叙蒯

聩事曰蒯聩欲殺夫夫人奔宋左氏叙蒯

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劉

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聩獨得全

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聩聞野人之

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夫人惡其斥已

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

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

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取召宋朝固亦

不難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蒯瞶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
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
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
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
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
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
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瞶欲弑
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
之臯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瞶于戚
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按劉氏之說發明
蒯瞶之不敢弑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
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
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
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
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彊

出奔鄭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宋公之

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

公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

孫氏之所為也城莒父及霄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為之宰此年無冬爨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傳邾隱公來朝駟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

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誓二月

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

時牛災小鼠噬牛纒傷皮膚輒死

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
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
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臯大矣然
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
謂國必自滅然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
臯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
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
矣書以歸臯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
楚子書爵而夏五月辛亥郊以公羊傳曷為
胡子豹名夏五月辛亥郊以公羊傳曷為
三卜之運也何氏註運轉也巳卜春三正
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
月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穀梁傳
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穀梁傳
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
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

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鄭罕達帥師伐宋
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罕公羊作軒○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氏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

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

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相雅齊侯衛侯
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次于渠蔭公羊作蘧蔭○傳謀救宋也○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

盟畔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邾子來奔
其不言救為其不識於救也

喪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
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

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
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強大之國非禮

明矣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妣穀梁作弋下同

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妣卒

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

故不稱夫人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丁巳

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克

葬吳穀梁作纓乃古具字○穀梁傳葬既葬有日不為兩止禮也兩不克葬喪不以

制也戊午日下具乃克葬乃辛巳葬定妣

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公羊傳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

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

杜氏註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妣冬城漆其勞

民也甚矣○愚按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

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

國齊人問臯而取謹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卷第十



